

关注

庐剧旧称“倒七戏”，是安徽省地方戏主要剧种之一。清末以来，流行于安徽境内的淮河以南，长江以北地区。它在大别山一带的山歌、淮河一带的花灯歌舞的基础上吸收了锣鼓书(门歌)、端公戏、嗨子戏的唱腔发展而成。曲调清新朴实，优美动听，很受当地群众喜爱。



人生入戏，戏如人生

草根剧团的漂泊与坚守

狭小昏暗的地下室里，两块门板拼成的简易床上铺着一床薄薄的棉被，几件戏服随意地散落在床角。演员们正在为下午的演出做准备，他们或在化妆，或在对唱词。为了生活，也是凭着一腔对传统戏曲的热爱，他们长年漂泊在外，居无定所，四处“走穴”。他们，被称为草根剧团。记者 马冰璐/文 王婧莹/图

讲述人：姜孝群 “等到了50岁就‘退居二线’”

1982年，姜孝群第一次登上舞台表演，当时她还是青涩的小演员，扮演着跑龙套的角色。她不仅亲眼见证了剧团的鼎盛时期，也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庐剧表演的繁华盛况，剧场里涌进的如潮般的人群，震耳欲聋的喝彩声，不计其数的演出邀约……这些都是她对80年代剧团巅峰时期的最深记忆。

“好景不长，到了90年代，剧团效益一日

不如一日，最终只能解散，我们也只得另谋出路。”从此，她过上了到处“走穴”的漂泊生活。为了能养家糊口，她和丈夫董玉才每年至少有8个月时间背井离乡，跟着民间剧团到处表演。“一般都是在省内到处跑，远的地方也去过江苏南通、泰州等地。”姜孝群说，自从9月份送完儿子上学，他们夫妻俩跟着剧团出来演出已经一个多月了，一直没回过家。

说起这种颠沛流离到处“走穴”的生活，姜孝群最大的感触是对儿子无尽的思念。

“当年剧团解散，很多人都改行了，可我们太热爱庐剧了，实在不愿意放弃，‘走穴’的生活很辛苦，可我们还是想坚持下去。”随着年纪渐长，漂泊不定的生活渐渐让她有些力不从心，她想等到了50岁就“退居二线”，不再演主角。

讲述人：蔡道兰 “除了辛苦，更多的是心苦”

来自和县的蔡道兰今年47岁，自从23岁那年，她离开剧团过上风餐露宿的漂泊生活已经有24个年头了。“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，儿子也22岁了，现在跟着他爸在北京上班，我们一家人天南海北地跑，每年在一起的时间不过1、2个月。”她有些伤感地表示，到处跑演出，除了辛苦，更多的是心苦，“总是想孩子，想家，那种滋味真不好受。”

因为要跑演出，蔡道兰的儿子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，一谈起这件事，她心里就有愧疚。“他小时候，看到别的孩子围着妈妈转，心里就难过，一听说妈妈要回家了，就天天站在门口张望。”而最令她心痛的是，每年学校要开家长会，儿子总会打来电话，询问她能否回家，一听说：妈妈又回不去了，他就懂事地说，没关系，可以让姑姑代替妈妈去。

“他从小就懂事，可12岁那年还是犯了一次倔。”那一年过完年，蔡道兰像往常一样，收拾行李准备出门，可儿子哭闹不停，死活不许她走，看到孩子哭得那么伤心，她一狠心在家陪了他8个月，“可后来想着老在家呆着，一家人的生计就全落在他爸肩上，负担太重了，我就又出来了。等过两年有了小孙子，我就回家带孙子，再也不到处漂了。”

讲述人：朱德香 “有人说我傻，可我不后悔”

23岁的朱德香是剧团里为数不多的80后，去年，她还在一家工厂做刺绣女工，每月拿着2000-3000元的高薪，而如今她的工资是一场戏15-20元。“差距是有些大，可我就是喜欢庐剧，虽然有人说我傻，可我不后悔。”

在很多80后沉迷于动画片时，小朱却整天沉浸在庐剧的世界里。不安分的她甚

至逃课，步行几十里路去看戏。“为了这事，经常挨打挨骂，可我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孩子，下一次又去了。”那时候，她心心念念想学庐剧，可每次都被父母以“学业为重”的理由拒绝了。

去年，小朱再次萌发了“学戏”的念头，“父母实在拗不过我，只好答应，我便找了剧团当学员。”如今一年时间过去了，凭着小时

候自学的基础和勤奋练习，她的唱功有了很大提高，“剧团里的前辈们告诉我，明年我就能唱主角了。”

为了学唱戏，小朱不仅放弃了工作，花费了两三千元购买“装备”，还过上了漂泊不定的生活。“一年过去了，确实吃了不少苦，而且这样的生活，我可能还要过上20-30年，但是我有信心自己可以一直坚持下去。”

讲述人：汪国文 “漂泊就是我们的宿命”

剧团团长汪国文带着妻子、儿子、儿媳、小孙女常年过着四处漂泊的日子。“每年至少有10个月不着家，这种生活已经过了20多年了，早就习惯了。”

一个化妆箱、一个行李箱、几床棉被……这是每次出门远行前汪国文必带的几样行李。“到哪儿演出，我们就在哪儿就地住下，有床就睡床，没床就睡地上，说不辛苦是假话。”汪国文说，只要能唱戏，去多远的地方，他都不怕，“可这几年，请戏班子唱戏的人越来越少了，真害

怕哪一天，再也没人找我们了。”

汪国文的儿子小汪今年22岁，高高的个子在剧团里显得尤其显眼，文文弱弱的他如今已经子承父业也唱起了庐剧。“从小跟着爸妈学的，唱得还算不错，后来索性也跟着他们过上‘走穴’的生活。”小汪说，当年父母拖着他到处赶场子，如今他也拖家带口地到处奔波，“宝宝已经1岁半了，如今我们一家三代人都在漂泊。”

“一般的小角色每天大概能赚个100元，主角一般每天能赚个500-600元，但这些钱怎么也无法弥补四处漂泊的辛劳。”汪国文带着剧团演出了一年的收入虽然不菲，但是承担的压力却很大。

这一次，汪国文的剧团要在丁怡花园小区连续演出16天，每天下午和晚上各一场，“每场各三个小时，今天已经是第八天了，连演了这么多场，嗓子已经有些受不了了。”当被问及下一个演出地点，他想了想表示，这里唱完就要立即往卫岗赶，那儿还有个演出任务，“没办法，漂泊就是我们的宿命。”



剧团团长正在教社区老人一些剧中的手势



姜孝群在为下午的演出做准备



午饭时间到了，蔡道兰兼任“厨娘”

制图 张杰

记者手记

离开剧团蜗居的地下室时，窗外已是华灯初上，汪国文和团员们又开始为晚上的演出忙碌准备着，简易的舞台边上已经坐着好几个戏迷在开始等着好戏开锣。在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，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于庐剧的热爱与坚守，以及面对漂泊不定“走穴”生活的那份无奈。正如流浪是吉卜赛人的宿命一般，也许漂泊也是草根剧团人的宿命吧！

